

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四川富顺人刘光第，就任京官十余年，始终以“清、勤、慎”为座右铭，故平时“少交游，避酬应”，于是给人留下孤僻且不善于交际的印象。其实，这是世人的一种错觉，生活中的刘光第不仅善于交友，而且对交友之道还颇有见地。他在1883年光緒癸未季冬月寓京期间所作的《都门偶学记(七)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交友之道，酒食游戏征逐者无论矣。以势利交者，势去则乖；以声华交者，声销则败；以文字交者，文胜则多伪；以血气交者，气衰则寡终。惟以性情交兼道义交者，为能淡而弥永，久而无敝。”

依刘光第的观点，交朋结友一定要谨慎，切忌交结吃喝玩乐的酒肉之友、亲富疏贫的势利之友、追名逐誉的虚伪之友、互相菲薄的文字之友、意气用事的血性之友。他倡导那种心与心相通的君子之交。正因为这样，刘光第身边的朋友，多是重情重义、德行高尚、志同道合之士，其中就包括出身于自流井(今自贡市主城区)著名的盐业世家——王氏家族的进士王开甲。



刘光第

刘光第与进士王开甲的君子之交

□文/图 刘刚

摆渡为生 王开甲受族人资助考取功名

经查富顺旧志，王开甲，号抡三(或纶三)，富顺县自流井人，1864年考中同治甲子科带补辛酉科举人，12年后又中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勳榜进士，供职于吏部最有权势的部门——文选清吏司，负责全国文职官员的选考任免工作。

另据王典平《光绪进士王开甲遗事》一文介绍，王开甲本名纯五，是王家入川后的第十七世孙。他生于1837年，殁于1893年，属富顺县自流井珍珠山王氏宝善祠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个分支中的“土支”一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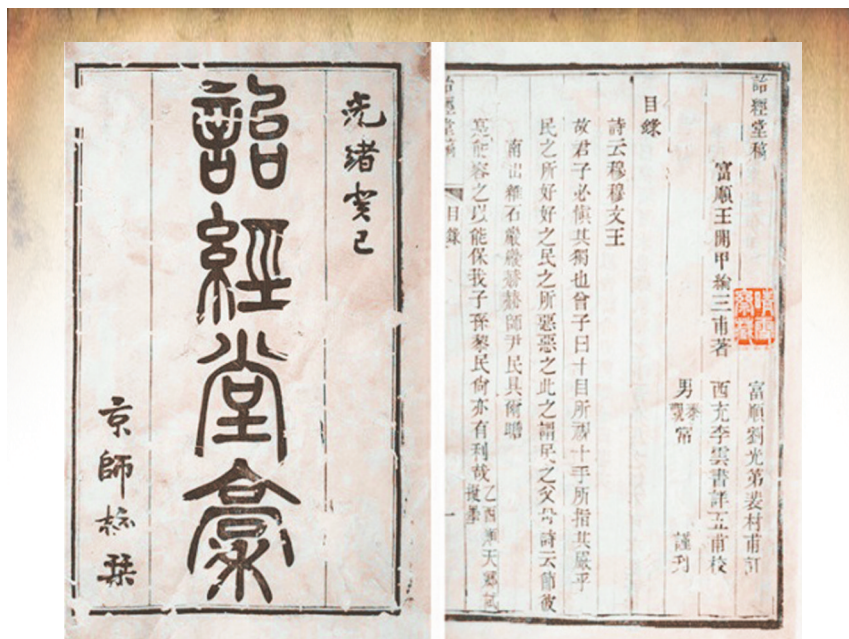
王开甲年少家贫，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及其稍长在仙滩(今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)一带以摆渡为生。有一天，自流井四大盐商之首——“木支”王三畏堂的总理王朗云从仙滩过河，正好坐上王开甲的渡船。一番闲聊之后，王朗云发现这个推船的王姓族侄不仅手脚麻利，而且脑瓜还灵活，爱才惜才之心顿起，当即决定帮他赡养老母，并送他进入王氏家塾读书。从此，王开甲的命运得以改变，他先后通过童生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成为王氏宝善祠家族中仅有的三名进士(另两人分别是乾隆乙卯恩科进士王廷弼、光绪丙戌科进士王荫槐)之一。

京城为邻 刘光第与王开甲相识相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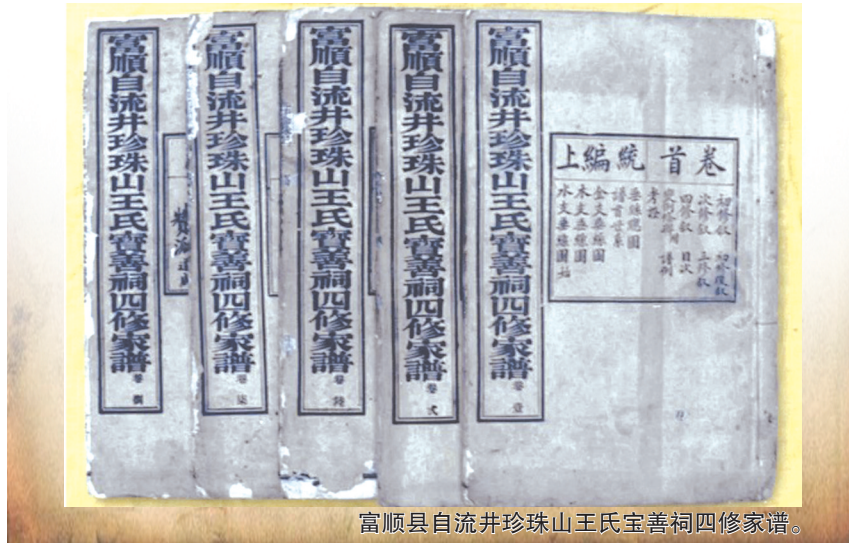
刘光第，字裴村，1859年出生于与自流井相距约百里之遥的富顺县赵化镇，年龄比王开甲小22岁。1882年，刘光第中光绪壬午科举人，次年又中癸未科陈冕榜进士，再经朝考授刑部广西司主事。不想在就职前，突遇母亲病故，刘光第不得不居家守制三年，直到1888年旧历三月才赴京任职。

初到京师时，刘光第暂时借居于“两世老亲”廖正华(赵化镇人，时任翰林院检讨)位于宣武门外的烂面胡同寓所，也正是他当年进京考试的借住之地。22天后，刘光第又携家移居至绳匠胡同南头路西的一处老宅。这里原系乾隆朝军机大臣、吏部尚书汪由敦的住宅，到刑部衙门上班大概有五里路。由于年久失修，老宅有些破败，特别是每逢“大雨连绵”，时有“坍塌”的危险。过惯了苦日子的刘光第倒也适应。不过，让刘光第感到意外的是，他竟然在这里与同县老乡王开甲成为邻居。从此，两人开启了五年的友好往来。

在当时，担任京官的富顺人有七八个，除了王开甲、廖正华外，还有刘光第的同科进士聂兴圻(富顺县赵化镇人，户部金银库员外郎)、丙戌科进士宋育仁(富顺县大岩人，翰林院庶吉士)等，他们之中与刘光第走得最近的就是王开甲。经查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的《刘光第集·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》，在刘光第给自流井盐商刘举臣及刘庆堂所写的54封信中，里面有14封信、20余处提及王开甲的名号，如出现频率较高的“纶公”“抡三”“抡翁”



王开甲著、刘光第订、李云书校《治经堂稿》(清光绪癸巳刻本)。



富顺县自流井珍珠山王氏宝善祠四修家谱。

“抡兄”等。此外，王开甲的官名在《刘光第集》收录的其他文章中也多有出现，如“故友王吏部开甲”“王郎中抡三吏部”“吏部君”等，可见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。以刘光第的交友观，他心目中的“性情交兼道义”者一定非王开甲莫属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刘光第与王开甲“昕夕过从，讨论文史，或与盱衡扼腕，痛扶时事利病，至夜分不忍罢”。两人时常早往晚来，对共同感兴趣的文史或政局都有讨论，有时甚至到半夜三更也不舍离去。当刘光第有新的著述问世时，他总是第一时间送到王开甲府上。王开甲则“每过于奖奉，且逢人游扬之”，使刘光第在同乡之中颇有文名。这种“相赏之情”，刘光第在书信中说他“盖不能忘”。当然，尽管两人都是谦谦君子，但也免不了处事论学时的争辩，年轻的刘光第“往往抗言，与之反复”，老成的王开甲并不多心，态度依然随和如初，刘光第赞许他为“时流中豪杰之士”。

在刘光第所著的《诗拟议》一文中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。说两人于某日聚在一起讨论杜甫诗《飞仙阁》时，王开甲首先点赞杜甫对妻子“多情善谑”，并以诗中“叹息谓妻子，我何随尔曹”进

行解析。刘光第接过话茬说：“此有蓝本。”王开甲连忙追问：“蓝本是何人？”刘光第应声道：“《瓜瓞[dié]》诗‘古公亶父’章是也。”这里的“瓜瓞”诗，就是著名史诗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。该诗记述了周民族祖先古公亶父与妻子太姜带领周人同甘共苦、共创基业的故事，同时也描绘了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的爱情。刘光第与王开甲的一番诗论相得益彰，互为补充，不失为文坛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志趣相投 “君子之交”淡而弥永

29岁的刘光第与51岁的王开甲性格相投、志同道合，“而立”与“天命”的年龄与时代之差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鸿沟。他们既是朋友，也是兄弟，用刘光第的话说，两人“居相接，志相乐也，无出三日不见者”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。

工作之余，两人除了经常一起看书学习，还时常分享工作与生活中的大小事宜，如谈论富顺知县陈锡谔[Chàng]的善政，畅聊个人仕途的发展，商讨并建议富顺县以“学田”等津贴京官之事等。有一次，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托刘光

第在京城代买鹿茸等物品。刘光第便拉上王开甲等人一同前往，帮助自己拣选定夺。尽管鹿茸“价太贵”，但在王开甲等人的协助下顺利成交，这让刘光第非常满意，在给刘举臣回信时连说“茸货好”“甚好”，内心对王开甲充满谢意。

在京师朋友圈中，刘光第是出了名的“家素贫而性廉介”，他一家人都是在极度清贫中度日。平日里，王开甲“常欲分润”与刘光第。但刘光第始终以“清、勤、慎”为座右铭而“不敢受也”。1892年，刘光第在信中说“京中景况，今年过得更苦”，甚至“无处通挪”。这时，王开甲急忙伸出援助之手，向刘光第借出“一、二十金”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不过刘光第很快以“公车费”归还。一个月后，王开甲擢升员外郎，获得“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”。他本想借此帮刘光第一把，但被刘光第婉言谢绝。刘光第就是这样以本心、本性和本真维护着他与王开甲之间的君子之交。

1893年，刘光第在绳匠胡同路东又寻得一处“有十八间”居室的住宅，“每月租银五两”，从此总算定居下来，直到五年后在“戊戌变法”中遇难。王开甲应邀前去参观时，“见其空旷无甚器具”的简陋样，当即赠其张诗龄侍郎的诗句“空斋静似阿兰若，佳客少于优钵昙”，其意是借佛教用语“阿兰若”“优钵昙”形容刘光第的新居为寂净、祥瑞之处。刘光第大为感叹，并以此教育引导“素性习于浮薄”且“渐染奢侈之性”的堂弟刘光贻(又名刘光筠，字南村)。后来，刘光贻受益于刘光第的言传身教，1904年考中光绪甲辰科刘春霖榜进士，与刘光第一起成就“一门两进士”的传奇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同样在1893年，56岁的王开甲接连升为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。刘光第为好友的升擢兴奋不已，但此时的王开甲，“颇多病，其气颇馁，屡言欲乞告还乡”。刘光第见状，不时上门鼓励，“劝其待到明春京察过堂时再议”，以免“功亏一篑”。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在“掌印郎中”位置上尚未坐热的王开甲，竟然于当年四月初八溘然长逝，终年56岁。这让刘光第颇感痛心，他在给族弟的信中写道：“抡翁近二、三年，学识殊邃，远过侪等，向学之意亦坚，可惜天不假以年，使读书心未了也。兄与之望衡对处，夙夕相过，倾臆罄谭，契分颇为不浅。其锐志为学之隐，同乡多不能知。”

悲痛之余，刘光第亲自为王开甲撰写了“阐其懿学以为主意”的碑文。八月初十日，王开甲之子王岱云扶柩回乡，刘光第一路护送至五十里外的通州，并在通州逗留了两天才返京。接下来，刘光第又担负王开甲遗作集《治经堂稿》的编订事务，开篇载明“富顺刘光第裴村甫订”。1897年，刘光第又受王开甲家人之请，为其妻余淑人六十寿辰撰写寿序一篇。该寿序不仅赞美其妻余淑人“敦素而守礼”，文词之间还深情地回顾了与王开甲之间的情与谊，为两人的君子之交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